



荆楚青年
人文学者文丛

● 张

艳国

自选集

张
艳
国
自
选
集

荆楚青年
人文学者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艳国自选集/张艳国著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ISBN 7-5609-2045-4

- I. 张…
- II. 张…
- III. 史学理论-研究-中国-文集
- IV. K0-53

张艳国自选集

张艳国 著

责任编辑:周小方
责任校对:戴文遐

封面设计:潘 群
监 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2624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录排:武汉皇荣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照排室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7

字数:300 000

版次:1999年9月第1版

印次: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609-2045-4/K·28

定价:26.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科调换)

章开沅

序

学者的成功主要是靠自己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但社会的关怀与扶植对于青年学者的成长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至少是可以使他们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快一些。其道理正如初结果或初成材的树木总得多浇点水，多施点肥并给以必要的修剪一样。

湖北地区的传统人文学科，在全国颇具优势，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除历史渊源与院系调整等原因外，政府与社会多年来对学者的关心与扶植，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回想我们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的这一代学人，在学术生涯初期如果没有湖北省社联、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省社科院前身）满腔热情的关怀、帮助与荐引，是很难在较短时期崭露头角于全国的。“文革”十年浩劫以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湖北省更加重视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建立和《青年论坛》的创办，标志着新一代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群体崛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湖北青年人文学者群体的迅速成长，早在 80 年代中期即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现今出版的这套丛书作者，大多在 80 年代中期即已初露头

角，而现今已成为各个相关领域的学术骨干或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学术生涯已经成熟并渐趋辉煌，其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业已具备自选结集的条件。他们幸运地成长于开放改革的新时代，因而能够在较好的环境以较高的起点开始自己的学术工作。他们的责任很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对我省 21 世纪最初十年或二十年的学术态势的作用可说是举足轻重。自选集的出版乃是他们二十年左右学术耕耘的总结，也是他们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起跑线，预示着他们未来学术业绩的辉煌。

但无论如何不能自满，自满乃是学者停滞的开端。做学问一靠勤奋，二靠老实，三靠谦虚。任何大学者的大成就，对于历史文化长河来说都不过是涓涓细流，而且并非任何人都具备堪称涓涓细流的资格。已知有限，未知无涯，真诚的学者仿佛在知识海洋上作永无止境的远航。长江是历史的见证。东坡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唯有真诚的学者与真诚的探索，才能经得住时间的筛汰而流传久远。时下学风趋于浮躁，急功近利、哗众取宠者渐多，我深愿这套丛书的作者都能站稳脚跟，以扎实的步伐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最终成就可能有大有小，但绝对不要追求成为昙花一现的名人。江汉学脉，世代绵延，吾人有厚望焉。

夏振坤

序

大江东去，川流不息。她象征着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推陈出新；她又象征着中华英俊，代有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乃因“自有源头活水来”。最近，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的自然规律，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推波助澜。丛书的作者们，我大半都比较熟悉，亲眼看见他们的成长，在社会科学界相继崭露头角，成为相关学术领域中有相当知名度的青年学者。他们中间，有的在专门史方面很有造诣，有的在经济社会史研究上颇有名气，有的在史学理论探索上积累甚丰，有的以科社或哲学等基础理论见长。他们的研究方向，几乎涵盖了文史哲的主要领域，同时他们又都是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这是一群生机勃勃的力量，这是一支承上启下的队伍，这是人文科学的希望。

当前，我们正面临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的挑战。知识更新的频率，急剧加速！这对于我们学术界的梯队建设，提出了崭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要打破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传统思路，加快新生代的崛起。为此，社会应该为他们的加速

成长，倾注更大的力量。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提供更大的舞台，为他们披荆斩棘，摇旗呐喊！不如此，加快梯队更新，便是一句空话。当然，新生代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学术的传承性，并刻苦地加快自身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的现代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做了一件有远见的事情，为我省青年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次好机会，让他们能把自己最精华的成果展现给社会，让社会来了解他们，认识他们。我还希望更多的出版社，更多的论坛，更多的评奖，能让出更多的机会给新生代。这样，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就大有希望了。

1999年2月24日于武汉东湖

陶德麟

序

“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出版，编者嘱余作序。余踌躇有日，竟不能决。盖时下作序，颂词多而诤言寡。从俗应景之篇，恐两无裨益；诤言又惟恐有失，故难言也。既而转思“文丛”出版究属盛事，不可不贺；欣喜之余，似亦有不能已于言者。且闻开沅、振坤两兄已欣然命笔于前，余亦难辞附骥。故铺纸灯前，略陈所感。

十年浩劫之际，雾塞苍天，百花凋谢，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秀杰之士，或横遭践踏，或曳尾涂中；学术荡然，英才敛迹；国运民生，危如累卵。“文丛”作者诸君，当时或方在韶齿，或正值少年，亦未尝免于浩劫之累，成材之望几希。一发千钧之时，幸四凶殄灭，“全会”召开，妖氛尽涤，大地春回，诸君得以步入黉宫，由是而涵濡于典籍之海洋，驰骋于思想之旷野，于兹二十余年矣。其间颖脱而出，头角崭然者颇不乏人，不独“文丛”作者为然也。余谓诸君之长有三：一曰跨“文革”前后之经历，故体验不凡；二曰沐双百万针之英策，故思想活跃；三曰处改革开放之环境，故视野广阔。后生可畏，洵非虚语。新叶蓊蔚于芳林，不特学术之幸，亦民族之幸，宜乎吾辈为之雀

跃也。然望之切则期之周。爰缀数语，与诸君共勉。

余意为学之道，首在为人。为人之道，首在立志。志之所在，学之所归也。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标的之高虽似难于企及，然取法乎上，不可不勉。要当有忧国忧民之热忱，关怀人类之激情，追求真理之渴望，然后始克有恢弘气象，高尚人格，卓尔独立，涅而不淄。苟汲汲于一己之私，乃至曲学阿世，虽胸罗万卷，亦不过假寇以兵，资盗以粮，殊无足取。我中华民族之血泪史断不可忘，立吾国于当代之志断不可夺。为学之鹄，舍此无他。此余拳拳企望于诸君者也。

学贵创新，非创新不足以言学。口耳之学，辗转传抄，拾人牙慧，是稗贩之技，非为学之道也。学者意必自立，言必己出，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是谓创新。然创新当以求实为本。若夫虚玄不实之大言，耸人听闻之诡论，虽或能博喝彩于一时，终无益于国计民生，亦无助于人类智慧，其将如泡沫之湮灭也必矣。然创新求实，言之易而行之艰。盖人类知识积累已历数千年，当代更有“知识爆炸”之说；新说林立，浩如烟海，而又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庄生有涯无涯之叹，当时已然，今则更不可同年而语。取知识于宝藏，已不啻以蠡酌海。欲立一得之见，增涓滴之功，则更属难能矣。然而学问之道，岂别有捷径哉？必也弊一生精力，孜孜以求而已。涵濡百家，驰骋中外，融会贯通，积厚发薄，然后可以言创新。倘能发人所未逮，则虽一纸之微，胜数卷皇皇空论者多矣。虽然，窃以为创新之义，亦不妨从宽解说之。于前人已发之学，踵事增华，发扬光大，精益求精，或使详尽而缜密，或使应用于实践，此亦创新之一途，且价值不必在提出全新学说之下，未可遽以述而不作目之也。以诗为譬，盛唐之于初唐，于格律以至题材皆无

突破；而李杜如中天之日，睥睨万代，非沈宋之侑矣。文艺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何独不然？此事亦大难，苟非兀兀穷年亦不足语此。时下浮躁之风颇盛，“轰动效应”之说孔炽，“突破”也，“开创”也，“填补空白”也，其声不绝于耳，乃至有以论著字数论成就者，余窃为之惴惴焉。愿望诸君勿为所动。日就月将，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终成大器。所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实不易之论。诸君当不独以优秀论著鸣于当世，抑且以优良学风贻于来者，实任重而道远也。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风格各异，势所必然。强求一律，反成八股，千人一面，索然无味矣。然文字究为作者表达思想之工具，读者理解作品之媒介，简洁晓畅之功，似不宜置之不顾。孔子云：“辞，达而已矣。”苏子瞻谓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又讥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欧阳永叔赞吴充之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霏然有不可御之势，何以至此？”余每诵斯言，心有戚戚者久之。常思文事之难，在以简洁晓畅之词语，达深刻繁难之思想，而非反是。今青年作者文字佳者固不为不多。然亦有中西混杂，佶屈聱牙，读之不知其为西语抑为汉语，以示深奥者；有百字亦足以说清而必拉成千言，以炫渊博者。窃以为此风不可长。学术诚无国界。吸收外域名词术语乃至表达方式，乃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必然之途，且大有利于丰富汉语，此无疑也。然此种吸收，必使融入汉语系统及语境之中，成为有机成分。不然，是以汉字书外文，以汉语作洋腔，国人读之将如诵天书，不知所云矣。此等文字即以译著目之亦断难视为佳作，而况国人自著之书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可不察也。

世界胸怀，时代眼光，民族特色，个人风格，融四者于一身，斯承先启后一代新人之风貌乎！挂云帆而济沧海，是所望于诸君。纷纷多言，耻躬之不逮，聊申献曝之忱耳。是为序。

1999年4月18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章开沅序	(i)
夏振坤序	(I)
陶德麟序	(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时期的历史考察	(1)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向多线论的发展	(20)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看待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代价问题的	(35)
-------------------------------	--------

历史的创造者、创造力与创造条件	(53)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	(70)

中华文化播种的方式及其途径	(83)
中国传统家训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析	(91)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态及其研究方法	(107)
中华爱国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154)

论中华爱国主义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170)
五四以前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	(187)

论近代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223)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反思·····	(246)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转折·····	(263)
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279)
再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302)
近代长江文化与中国早期近代化·····	(322)
“五四”的现代化意义 ·····	(337)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确立·····	(351)
论邓小平的历史感·····	(376)
艰苦奋斗精神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393)
后记·····	(403)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创立时期的历史考察

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学术界往往存在简单化倾向，即常以某一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或形成的标志，相应的后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局限在该篇中，这样不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丰富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作为一个“创立时期”或“形成时期”来理解，这样更可靠些，在认识上也更科学些。

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用诸历史学中，是人类认识合乎规律地自然发展的结果。我们判定唯物史观的创立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历史条件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依据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地总结了在他们以前一切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观，把前人的认识成果作为向新的认识阶段推进的阶梯。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①。其实，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合理内核到创立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循着这一认识路线前进的。我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创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倡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是历史学的一次革命”^①，正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扬弃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而言的。这种艰难的科学革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在某一篇著作中完成。从对黑格尔历史观及其思辨的历史方法的批判，到对费尔巴哈历史哲学的扬弃，构成一条清晰可寻的马克思主义创立唯物史观的心路历程。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世前在历史思维领域里最重要的成果，是近代思想家在探索社会历史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黑格尔历史哲学指导下的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历史观或唯心主义历史观发展的最高峰。在黑格尔思辨的历史观中，包容了关于历史必然性、社会发展规律性和社会不断进步的思想。在运用其历史观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他总是力图探究可供概括全部历史的普遍性原则和方法，力图发现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特点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近代历史哲学、历史观中最集中的思想精华。

在黑格尔的历史观看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一种精神本原——“绝对理念”（它的同意语是“绝对精神”、“世界理性”、“世界精神”），它是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基础，是超越自然、超越人类的东西，因而是第一性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由这个“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由于“理性

① 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83（2）。

统治世界”，因而它把世界历史看成是“理性”、“精神”的铺张和实现，这样，就只有运用这一理论原则来理解和解释世界历史了。在黑格尔设计的历史哲学大厦中，把人类历史发展当作一种逻辑发展过程，当作一种合乎规律性的、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的过程。在它看来，精神本身中就已经潜伏着世界历史，就已经包含了自然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这就像一粒种子中包含了树木的全部性质及其果实的色、香、味一样。因此，世界历史只是精神借以揭示自己、展示自己的场所而已。黑格尔在表述其历史观时，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他强调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忠实地采用历史材料，又要从理性的范畴出发研究世界历史，观察历史现象，并且指明历史事变内在的逻辑的联系，找出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黑格尔历史观中关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史料与现实相符合的方法，正是超越古人的高明之处。黑格尔的历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关于人类历史过程的辩证解释，如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和因果联系，等等，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肯定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辩证法的内容，说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①；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恩格斯还高度评价道，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0页。

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①。虽然如此，但黑格尔的历史观颠倒了物质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关系，颠倒了逻辑联系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就是：它把历史看成其世界精神的展现，把历史看作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这样，黑格尔“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②。黑格尔的历史观受到从精神到物质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指导，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扬弃这个唯心主义思想大厦的外壳，弘扬其合理的历史辩证法内核，建立唯物史观体系，提供了既定的历史前提。

对于黑格尔历史观这个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集中体现在1843年夏马克思所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两书中。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按照费尔巴哈倒转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榜样，校正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都将国家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将市民社会看成是被决定的因素，并把国家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恰恰相反，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黑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